

读书聚焦·严复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

新书纵览

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当代价值

□苏振芳

为救亡而进行思想启蒙是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一大特色。严复主张变法维新,救亡图存,引导中国人向西方学习,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,是符合历史潮流的。他把救亡与启蒙、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,把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历史经验。

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,在天津《直报》连续发表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辟韩》《原强续篇》《救亡决论》五篇政论文,疾呼变法,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大振,为世人瞩目。他首次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,主要体现在《天演论》一书的翻译过程中。

出版和发行启蒙思想译著是严复启蒙救国思想形成的重要成果。严复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社会学、政治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哲学和自然科学到中国,这些成果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启蒙思想译著,对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影响巨大。其中,最为典型的是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八大名著:《天演论》《原富》《群学肄言》《群己权界论》《社会通论》《法意》《穆勒名学》《名学浅说》。严复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,在于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,把握历史演进规律,推动晚清中国走出困境。

提倡社会变革是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突出理论贡献。在严复一生所翻译的170多万字的西方著作中,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按语,这些按语体现了严复对探索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辟阐述。

在政治学方面,主要体现在他1895年发表于《直报》的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救亡决论》和《辟韩》等震动一时的政论,以及1897年创办的《国闻报》,1898年出版的译著《天演论》中。

在哲学思想方面,提倡唯物论,宣传进化论。为了推行维新主张,严复还针对清末流行的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主张,提出了“体用不二”的原则。他认为,体与用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,是不能分开的。

在经济学方面,严复是介绍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到中国来的第一人。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,是从严复翻译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开始的。严复译本定名为《原富》,对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起了扫盲和启蒙的作用。

在法学方面,严复的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《法意》的按语上。严复为《法意》加了许多按语,据统计达330条之多。这些按语内容十分广泛,既有译者对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各种评述,又有译者与此相关的中西文化方面的各种议论。

在社会学方面,严复曾指出《群学肄言》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有相通之处,并把社会学作为教育的基础课程。严复疾呼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文,提倡新式教育。主张多办现代学校,引进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,主张把学习好的学生送出国外留学,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。

在学术研究方法上,输入西方的逻辑学,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

转变。严复对西方逻辑学的输入,对我国近代社会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。一是开创了研究逻辑学的新时期,推动了中国思维科学的发展。二是变阴阳五行思维为逻辑思维,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。三是把西方逻辑与中国传统正名论相结合,促进了中国科学用语的精确化。四是对逻辑术语的翻译定名工作作出了贡献。

继续深化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研究与宣传。严复启蒙救国思想在当时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,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较大的价值。他不仅搭建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,而且对西方文明的不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,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的领悟和褒扬。因此,要深入挖掘严复的启蒙救国思想,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。

严复在逝世前给后人留下“中国必不亡”的遗嘱,他认为个人的历史不过是沧海之一粟,国家民族的前途大业是壮阔的大海、巍峨的高山,为中国人民的利益,“则舍己为解”。分居在中国大陆、台湾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严复后人遵循着这一遗嘱,在推动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积极贡献,严复学术交流已经成为两岸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。

我们纪念严复,缅怀先哲历史功绩,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,促进祖国统一大业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。

(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、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副会长)

《诗歌名物百例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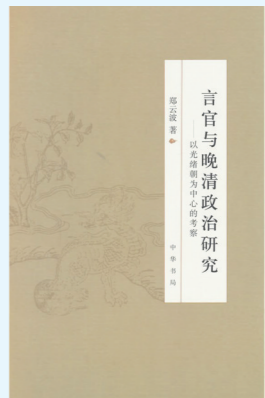
扬之水 著 三联书店



本书是首部详细注解诗歌名物的专著,也是一部关于“诗中物”的微型百科。收录词条一百六十余,涉及古代生活中的家具、酒器、茶事、香事、文房、佩服、内外日用、仪仗、工艺、纹样诸类,对诗歌物象的名称、用途、用法、样式、演变等,推源溯流,扼要阐发;与之对应的考古实物及图像,则与文字共同构成物象解读。自西周至清以来,历代诗笔所涉之物的样貌,已隐没于历史深处,今可借此收获清晰、直观的解释。

《言官与晚清政治研究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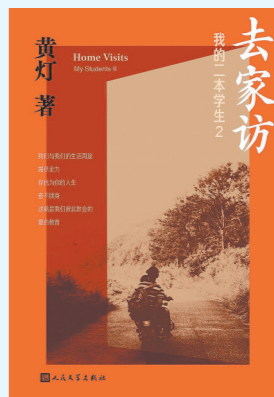
郑云波 著 中华书局



本书以崭新的研究视角,对清末言官群体与朝政关系进行系统考查,就言官制度的发展变化、言官群体对朝政与社会变局的影响加以论述,同时又在传统士大夫与社会转型、晚清监察制度的运行与得失、晚清政派政争等方面,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。总体看来,这一成果展现了社会变迁如何推动社会精英群体的发展变化,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虚位和不足。

《去家访》

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黄灯在《去家访》中延续了她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创作中的真诚和恳切,她不远千里去到学生家中,同吃同住同行,体验每一个家庭为孩子教育所做的艰辛付出。既贴近了自己的学生,也贴近了家长,并在更深的意义上贴近了自己、贴近了教育、贴近了当下中国的现实。没有什么比这更难得的,哪怕是二本本校,也需要孩子全力以赴和家庭倾力托举。

《闲谈,沉睡的访谈》

亨利·马蒂斯 皮埃尔·库尔蒂翁 著 张慧 译 中信出版社



“对我而言,一种色彩,就是一种力。我的画作由四五种色彩构成,它们之间彼此碰撞,释放出能量感。”对话发生于1941年的里昂与尼斯,发生在艺术评论家皮埃尔·库尔蒂翁与亨利·马蒂斯之间。早年在巴黎的波希米亚生活,突破学院派传统的尝试,与艺术商及收藏家的交往,对技艺的思索、寻求光与色的旅行……在马蒂斯的叙述中一一浮现,鲜活犹如他绘画中的色彩。

(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)

严复的文明观及其当代启示

□李承贵

作为熟谙中西文明的大师,严复站在中西古今交汇碰撞的时代,对人类文明的交流、结合等课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主张和观念,至今仍散发出璀璨的光芒,仍然显示出特殊且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中西文明究竟是相逆的还是相通的?这是晚清时期争论不休的问题。一些顽固保守派认为,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本质的差别,根本没有通约性,因而不能进行比较,更不能相互吸收。严复基于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深刻认知,提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根本上是相通的,因为文明是人类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创造的,中国人、西方人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,因而他们创造的文明必然具有共同性质,所以是相通的。严复提出的文明相通论,对于破除顽固保守的思维模式、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,从而对中国近代文明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中西文明既然是相通的,那么自然是相结合的,问题是怎样结合?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,中西文明结合必须“中体西用”,就是以中国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体,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,学习西方只能学习西方的用,不能学习西方的体。针对这种观点,严复以牛马为例,指出牛有牛之体,从而有负重之用;马有马之体,从而有致远之用,因而不可能只取牛用而弃牛体。他认为任何文明都是体用结合的整体,不能割裂地去学习。

中西文明是相通的,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文明可以毫无选择地吸收。严复崇尚归纳法,他认为,“公例”是最值得信赖的,如果西方人有的而我们没有、我们有的但西方人没有,这就不是“公例”,不是“公例”的文明,则是可变的。因此,那些在中西文明中不期然而合者,必然是不可背离的,从而是必须选择者,所谓“统新故而视其通,苞中外而计其全”。严复这种观点体现了胸纳百川的博大气象,对于近现代中国处理中外文明、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严复不仅对中西文明交流、选择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原则,对于文明发展秩序也提出了真知灼见。严复认为,无论是从天演进化规律看,还是从万物渐进的变化方式看,抑或从社会演进规律看,都警示文明的更替宜渐不宜骤,否则社会将动乱难安,因而文明发展秩序应该是“新旧相以为用”。因而,严复反对那种“悉弃其旧唯新之谋”的文明发展策略,认为只有坚持新旧兼顾的文明发展秩序,文明才可能健康地发展,他说:“非新无以为进,非旧无以为守,且守且进,此其所以骏发而治也。”这种“新旧相以为用”的文明发展秩序论,是严复对人类文明传承、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,并且否定了那种抛弃传统文明的虚无态度,对规范新旧文明关系有指导意义。

文明也是一种资源,古老的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严复非常重视古老文明的价值,对于如何发掘古老文明也提出了独特的观点。严复指出:“四书五经,固是最富矿藏,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炼而已。”严复这一观点的提出,不仅使那些对中国古老文明有失落感者生出新的希望,而且使那些在中西文明差异面前无所适从者有了具体的指导,其最值得称道的价值是,为发掘传统文明资源贡献了一种可操作范式。总之,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,严复的文明观蕴含了丰富、深刻的启示。

(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)



严复译著 (本组照片由严复翰墨馆提供)

大力倡导美育的严译《美术通论》

□皮后锋

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,他精心译介的一系列西学著作,除《天演论》等众所周知的八大“严译名著”外,《美术通论》等短篇译作也值得重视。

1897年,英国学者杰斯弗(William B. Worsfold)出版了《批评原理》(The Principles of Criticism)一书。此书以古希腊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以及19世纪艾迪生、莱辛、库辛、马修·阿诺德等经典作家为主轴,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与流变,总结出真实、对称、典型化等三大文学批评原理及其在近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运用。

1900年,杰斯弗在《批评原理》基础上增删而成《文学批评》(Judgement in Literature)一书,按专题共分八章,其中第二章是新增内容,第一、八章增加了部分新内容,其余部分的主要观点与前者基本相同。整体上看,《文学批评》的论旨与前者基本相同,篇幅大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,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简写本。

杰斯弗《文学批评》是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批评入门著作,曾多次重印,1906年出版了波兰语译本,1920年出现在一份高中和大学教材的推荐书目上。

1906年初,严复担任中英文《寰球中国学生报》双月刊的主编及总撰述,积极为该刊提供稿件。其中,1906

年12月—1907年6月,他选译了杰斯弗《文学批评》前三章《艺术》《文辞》《古代鉴别》,并附加按语,连载于该刊第3、4、5—6期。

通观严复的西学译著,其选择英文底本的标准与用意各不相同。既有论旨切合中国救亡急需且便于发挥的专著,如《天演论》,也有卷帙浩繁、侧重阐发学理的经典名著,如《原富》《法意》《穆勒名学》等,还有欧美流行丛书中篇幅短小、便于流传启蒙的新作,如《名学浅说》选自伦敦敦麦克米伦公司的“科学启蒙丛书”。至于《美术通论》与《社会通论》,则同选自英国登特公司的“圣殿启蒙丛书”。

从学理上看,严复选译《文学批评》前三章的主要动因,是基于对美育重要性的认识。严复早在1900年《原富》按语中指出“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,中西圣哲所论皆同”,深切认识到艺术在陶冶情操、化民成俗方面的独特作用。1905年七八月间,他在《法意》按语中力陈中国传统教育中美育缺位的诸多负面影响,首次从民族生存竞争的高度极力提倡“美术”教育:“吾国最有最乏而宜讲者,然犹未暇讲者,则美术是也……使吾国而欲其民有高尚之精神,跌宕之心意,而于饮食、衣服、居处、刷饰、词气、容仪,知静洁治好,为人道之所宜……后此之教育,尚于美术一科,大加之意焉耳。”



严复书法